

信仰和知識的里程碑： 茲引理查·哈魯特的《英國主要航行、 航海和發現記》為例

天主教輔仁大學外語學院 康士林

提 要

在本文中，我試著析述基督教信仰和理查·哈魯特（Richard Hakluyt）（一五五二～一六一六）和其先後兩版劃時代編輯作品《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第一版，一五八九；第二版，一五九八～一六〇〇）的關係。一般認為哈魯特不經意間把他的基督教信仰和帝國主義者的野心結合在一起。我則質疑此看法。還有，我試著說明這部作品顯示出他對羅馬天主教態度的轉變。在先行介紹這個文本後，我首先試著論證這部作品是文學作品，亦是具有宗教意涵的一部文學作品。之後，我舉出路易士·瑞特（Louis Wright）之闡釋，析論這部文本的宗教元素，隨後提出我本人閱讀哈魯特之所見，說明我對他的宗教信仰、他的《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的看法。

關鍵詞：作者和信仰、哈魯特，理查（Hakluyt, Richard）（一五五二?～一六一六）、文學和宗教、《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一五八九，一五九八～一六〇〇）、瑞特，路易士 B.（Wright, Louis B.）

信仰和知識的里程碑： 茲引理查·哈魯特的《英國主要航行、 航海和發現記》為例¹

天主教輔仁大學外語學院

康士林 著
謝惠英 譯

基督教世紀見證了人類知性創造的里程碑，這些創造和作者的基督教信仰密切結合。此類作品包括聖奧古斯汀（St. Augustine of Hippo）（三五四～四三〇）的《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聖者貝德（Bede the Venerable）（六七二／三～七三五）的《英國教會史》（*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湯瑪斯·阿奎那斯（Thomas Aquinas）（一二二四或一二二五～一二七四）的《神學總論》（*Summa Theologica*）、以及

¹ 信仰和知識的里程碑——茲引理查·哈魯特（Richard Hakluyt）與其作品《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ia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為例。

但丁 (Dante Alighieri) (一二六五~一三二一) 的《神曲》(*The Divine Comedy*)。另有一部作品，通常不和這些文學及性靈大作聯想一起，然其比重不分軒輊，此即是理查·哈魯特的《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一五八九；第二版：一五九八~一六〇〇)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iaj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這部作品或許亦同樣值得吾人讚賞。我對此書深感興趣，它為那時代的英國人提供最嶄新的中國資料；彼時英國人對中國所知不多，唯一主要的認識是中國就在地球的另一端。哈魯特的身份多重，除了是個地理學家和航海商業探險資料的編輯之外，他同時也是個神職人員，彼時的社會、時代正是宗教關懷和論爭至上。在此篇文章中，我會試著分析哈魯特的宗教信仰和他的劃時代作品的關係。一般認為哈魯特不經意在此書中把他的基督教信仰和帝國野心聯結一起。我的立論正和此相反。更有甚者，我認為這部作品顯示出他對羅馬天主教的態度有了變化。

文本簡介

《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首版於一五九八年，英文原書為對開本，總計超過八百頁，共計約六十九萬九千二百五十字 (Parks 175)。據估算，根據當時時代慣例，此書共印行約千冊左右 (Quinn and Skelton xxiv)。此書完整的標題為：

《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經由海路或越過陸路，以迄於地球最遙遠的角落，前後為時一千五百年：書分三部份，依行進方向區域位置而定。》(*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iaj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made by Sea or ouer Land, to the most remote and farthest distant Quarters of the earth at any time within the*

信仰和知識的里程碑：茲引理查·哈魯特的《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為例 3

compasse of these 1500. Yeeres: Deuided into three seuerall parts, according to the position of the regions wherunto they were directed.)

這個標題等於是簡述了書中內容，說明此書集結了英國人主要的航行探險記錄，經由陸路或海路探訪世界其他土地，含括的年代大約從西元八十七年迄於西元一五八七年。書中記述依年代先後排列。書分三大部份，第一部份記述的旅程為英國「朝世界南方和東南方之旅」(1: xxv)，第二部份為「朝北和西北方之旅」，第三部份為「朝西之旅」(1: xxvi)。此標題未提及有關這些土地の間接資料，然其重要性卻未曾稍減。這些間接資料的題詞如下：

和這些航程相關的外交、信函、權宜文件及其他必要事誼等資料

Quinn 和 Skelton 如此解釋這份資料和價值：

這些輔助資料，不管就地理或歷史用途而言，皆有其重大價值。它們為相關的航海探險提供豐厚的背景資料和側面說明，使單純的敘事元素增色不少。因之，他也提供一份週詳完備的文件記述全集，明述征服探險的方法和既定的目標。(x)

一五九八年，此部書第一冊第二版面世，隨後兩冊分別在一五九九年和一六〇〇年問世。第二版全書分三冊，每冊皆和原版的主要部分互相呼應。因之第一冊為前往南方之旅，第二冊為北方之旅，第三冊則為西方之旅。新版全書字數超過一百六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字 (Parks 175)，足足超過第一版兩倍以上。此版問世乃因第一版已售盡 (Quinn and Skelton xxiv)。

視《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為文學作品

本次會議探討有關文學和宗教的議題；因之，我在此要提出一個問題，看看此部作品是否足堪稱為文學作品。在一九五〇年代，批評家如 C. S. Lewis 等人不認為《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適合稱為文學作品。在《牛津英國文學史》(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中，即有一冊論及十六世紀的英國文學，C. S. Lewis 就在其中寫道：「假如我們能就哈魯特的成就論賞，他就可以分得一章，但他幾乎不能說是一個作者」(437)。因之，如果這部作品沒有作者，它就不能被視為文學。可是，路易斯的確也讚賞《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第二版中的某些記述，比如瓦特·拉雷爵士 (Sir Walter Raleigh) 寫的《Azores 爭戰記》(Report of the Fight about the Azores) (一五九一) 和《發現奎亞那》(Discovery of Guiana) (一五九六)，彼認為此類作品是第一流的散文敘述。他寫道：「第二部作品幾乎結合了所有散文敘述所能具備的文字魅力——具體的事實，一段追尋虛構城市的歷程，本質是一段酣暢紮實的散文，富含悲憫同情、騎士精神和敘事天份」(437)。但是，對路易斯而言，其中有些敘述只是「惡質的」寫作 (437)，因之或許不值得多費心思研讀。

除此根本不把《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視為文學作品的說法外，另有說法可互為參照。早在一九二八年，G. B. Parks 就先提出：「終於是把《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視為文學傑作的時候了」(187)。踵其後者為 A. J. Froude，他認為《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是「現代英國的散文史詩」(187)，然他對此作品的史詩功能提出不同的解釋。就 Parks 的觀點而言，《英國主要航行記》具備了他認為史詩必要含括的三種特質：「整體而言，史詩須具備一個因果相循的主題，它的結構必須充滿偶發事件，而它須具備尊貴的特質。」就 Parks 來說，在此部史詩中，「英國的航海家是史詩中的英雄，而英國人之『追尋、發現世界未知的大部份土

地』是史詩的主題。」(189) 隨後，他詳盡分析闡釋。

近幾年來，我們對「何為文學」的認知已大為寬廣開闊。甚至先前文學批評家不屑一顧或無暇一顧的文本也成為現今最流行的文學分析主題。今日，我想我們可以說《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是一部文學作品，而不再需要多方仔細論證。哈魯特是一位「作家」，就如同我們認為從事美術拼貼的人是「藝術家」一樣。事實上，以《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的成就和品質估量，哈魯特創造的是一部引人入勝的文藝拼貼。

視《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為宗教文本

《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可視同為宗教文本，一者因其作者是虔誠的基督徒，二者它有其宗教目的，三者，作為史詩而言，它具備許多史詩的性靈深度和廣度。做為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哈魯特是英國教會的教士，也曾先擔任英國駐法國大使的牧師，然後再擔任 Suffox 英國教區的牧師。至於此書的宗教目的，如同我們隨後可見，哈魯特編纂此書的宏圖大任之一即是鼓勵英國人前往海外開疆闢土，傳播基督的福音。至於第三點，如果把《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視為一部史詩，我們可以把它安放在宗教和超自然的史詩傳統來看，如早期的史詩《吉哥美許》(Gilgamesh)(約西元前三千年)、《伊里亞德與奧狄賽》(Iliad and Odyssey)(約西元前一千年)，以及基督教史詩如《羅蘭之歌》(Chanson de Roland)(約西元一千一百年)以塔索(Tasso)的《解放耶路撒冷》(Gerusalemme Liberata)(一五七五年)。*《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有其宗教性靈層次，它呈現出上帝在英國人間的所作所為。

瑞特之闡釋哈魯特和宗教

至今為止，研究《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宗教主題的最主要資料是路易士·B·瑞特（Louis B. Wright）的《宗教和帝國：英國開疆拓土中的信仰和商業結盟，一五五八~一六二五》（*Religion and Empire: The Alliance between Piety and Commerce in English Expansion 1558-1625*）。路易士·B·瑞特把全書第二章用來討論哈魯特。此書第二章標題為「理查·哈魯特：傳教士和帝國主義者」。瑞特認為哈魯特的「一生完全奉獻給一個偉大任務，念茲在茲喚起他的國人追尋海外的機會，並認知英國人的責任，爲了君主爲了上帝而掌握那些巨大沈睡中的帝國」（33）。瑞特以一書中的一章詳論哈魯特，彼之持見，乃我所知最完整的研究，探討哈魯特的宗教信仰對他作爲編者和輯者之意義及影響。當然，他的論點未免稍稍輕忽使用「帝國主義者」這種稱號。大衛·阿姆特基（David Armitage）就曾在散文〈文學和帝國〉（*Literature and Empire*）中殷切地提醒我們不能把今日對「帝國」和「帝國主義」的認知輕易地運用在十六世紀的英國。他說：「如果把今日所知文化和帝國主義的關係模式應用於十六世紀的文學中，造成的是輕忽文本和未可避免的宮廷時空錯亂」（102）。還有，瑞特主要研究的是哈魯特的早期作品。書中談論《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的只有幾頁（51~53）。在論及第一版時，也只提到題獻給方濟各·瓦辛汗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的獻詞以及將福音隨英國貿易傳送到日本及菲律賓等事（瑞特 52）。至於在第二版的三冊書中，瑞特在獻詞中發現的宗教意味不多。就第一冊而言，題獻的對象查理·豪伍德（Charles Howard）是位天主教徒，如此則讓我們注意到在他爲第二冊和第三冊的題詞簽名時自稱是「傳道者」。而他也引過第二冊中的獻詞，敦促英國人在維吉尼亞定居，如此在兼顧其他動機下「引領眾多異教徒接近基督信仰」（52~53）。對瑞特而言，《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單純重覆了哈魯特在他早期作品

信仰和知識的里程碑：茲引理查·哈魯特的《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為例 7

中出現的論點。可是，從我的閱讀觀點而言，就如同我要本文內呈現的，《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代表哈魯特宗教信仰的一段發展歷程。

瑞特的確周延地提出哈魯特早期作品中的宗教面向。在《百變航程》（*Divers Voyages*）（一五八二）中，他採取哈魯特的宗教立場，題詞推崇菲立普·席德奈爵士（Sir Philip Sidney）是：「宗教改革以來最高貴的角色之一」（瑞特 42）。他又說：

「教區牧師敬謹從事，敦促教徒精進於基督教之傳揚，視其為政治藝術的必要手段，荒疏於傳播福音將導致英國帝國事業之傾頹，就如同西班牙失利於諸多航海探險，只因他們傳播福音，勸服不信者改宗換教的努力皆是徒託空言。」（43）。

再者，瑞特詳盡分析《西方殖民論》（*Discourse of Western Planting*）中的宗教觀並解釋說：「其中有甚多論點皆是著眼於宗教立場，特別強調教皇統治的風險以及西班牙教會人士在新大陸的殘暴行爲」（44）。最後，瑞特指出哈魯特在把翻譯作品《法國船長佛羅里達航行大事記》（*A notable histories containing foure voyages made by certayne French captaynes who into Florida*）題獻給瓦特·拉雷爵士的題詞中，哈魯特瞭解拉雷工作的「神聖使命」。（瑞特 50）

我對《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和哈魯特宗教信仰的看法

《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第一版題獻給方濟各·瓦辛汗爵士。在題詞中，哈魯特先提到少年時的一段經驗，如何誘引他一步一步完成工作，終於誕生了《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哈魯特還在西敏

(Westminster)當學生的當兒，有次拜訪他的表兄弟，此仁兄亦名為理查，哈魯特見其桌上「有些世界地理的書，還有張世界地圖」(1:xvii)他的表兄弟為他解釋地圖：「看完地圖他又帶我看聖經，翻到聖詠一〇七篇，指出第二十三和二十四節，我讀到他們乘船飄洋越海，漫漫大海汪洋無際，他們看到上帝的傑作，以及他在深海中的神奇等等。」(1: xvii-iii)。這個經驗啟發了年輕的哈魯特，他突然領悟到如果機會自明自現的話，他「將在上帝的協助下追尋知識和文學，這些門扇已如此欣然開始…」(1: xviii)。對哈魯特而言，對世界地理的研究興趣可能就是探索和經驗上帝神威的方式。我認為這個場景深具趣味，酷似個人經歷某種神力之助或天啓而尋得經身奉行之志，此處神力則顯示在聖詠的篇章中。在回想這段關鍵性的年少經驗時，哈魯特所作所為正如同眾先知、保祿、奧古斯汀、但丁等人在記述神召和改宗時一般。

對後列諸人而言，神召的經驗大力趨策，他們日日精進。同樣的趨策也出現在哈魯特身上。他在這段題詞中形容在牛津讀書的日子，「讀遍所有手邊任何印行或手抄的希臘文、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或英文的航海發現或記錄…」(1:xviii)。因之，《英國主要航行記》起初純粹源自於一段個人宗教經驗。可是它不純粹只是自滿自娛之作；在個人之外，另有其目的。哈魯特隨後解釋輯書的用意在於提醒英國人去探險世界：「在女皇陛下最負盛名最無可匹敵的統治下，讓她的臣民借助於特殊力量，以及在上帝的福佑下，追尋探索世界最彼端最遙遠的角落…其成就已勝於整個地球的所有國家和民族」(1:xx)。就如同神意引領他完成地理學和編輯者的工作，上帝的福佑也同樣賜與英國的探險家，然此賜與亦有其特殊目的。他隨後解釋英國的聲威(將如同羅馬帝國吸引中國人)般，吸引日本人和菲律賓人從英國人身上學習上帝的福音：「對我自己而言，我認為那是上帝的恩澤及於我們和他們；尤其是他們，我毫不懷疑聖神之門已開，他們要由我們及時帶領，領受基督真理和福音的無上寶藏，過程正

信仰和知識的里程碑：茲引理查·哈魯特的《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為例 9

是在我們和他們的商人交互貿易的當兒（1:xxi）。事實上，在宗教感召的恢宏傳統中，個人的聖召對較大的社群有影響力，而個人的聖召大體而言就是代表社群的聖召。

哈魯特完成《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的編輯工作時，個人在巴黎英國大使館的牧師任期已滿五年；在巴黎一地，他的外交任務可能超過宗教使命。他回到英國，生命也在此有個轉捩點。

在此階段，他多所接觸有識之士，與甚多水手交遊談論，精研歐洲一流地理學家繪製的地圖，成為法國清教徒宗教生活上的良師益友，深思天主教國家西班牙的威脅，並籌謀計劃如何提昇印度人的福音傳教工作、如何安頓海外英國清教徒的生活。（瑞特 39-40）

在《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獻詞中，哈魯特隨興談到他的宗教經驗和個人信仰。可是，在隨後的序言中，他對「可愛的讀者」說的不再是個人的信仰或抱負。此時的他純粹以學者身份解釋自己所作所為：「使您（讀者）簡明地認識我在其中運用的方法和規則」（1:xxiii）。在此，我們可以看出他做為學者的真誠特質。他想要告知讀者整部作品在編纂過程中的資料來源，以免自己淪為拉丁俗諺所說的「受人之助卻不置一詞」（1:xxiii）。哈魯特誠實嚴謹的知性特質在此顯露無遺。我們禁不住要思索這份堅守真理和追尋真實的特質和他的基督教信仰有關。

《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第二版

第二版的三冊書在三年間出版完備（一五九八～一六〇〇）。第一冊題獻給查理士·雷伍德（Charles Howard），此君為羅馬天主教徒。根據瑞特的說法，查理士為天主教徒，因此哈魯特在第一冊的「獻詞中幾乎沒有提到宗教動機」（五二）。可是，在此版的序言中，哈魯特卻大費篇幅敘述他

倍嚐艱辛才完成新版的第一冊：

打從一開始起到此書雛型初具，如您眼前所見；多少不眠之夜，多少苦痛之日，多少炎熱血汗，多少我之所忍所受，多少漫漫艱辛旅程，多少名山累牘我曾在其中鑽研，多少古今名家我曾追尋探索，多少古老典籍、專利證書、特惠文件和書信往返…等等。我已從藉藉無名幽微黯淡處而出，走入繁富交遊世界。然而何等代價我未曾付出，何等個人機會、享受我皆置之不顧，雖然您們或許堪難想像，然而我日日所為的確有思有感，我的身邊好友恰可為明證。雖然，（如同我初始告訴過您）為了我生活的國家，為了我呼吸的這片富饒大地的榮光與福祉，所有的艱辛已化為易事，所有的苦痛辛勞已為甜美，所有的付出已成為我珍貴的時刻（1:xxxix-x1）。

熟悉保祿書信的人想必一定會注意到這一段文字和保祿記述苦行的文字相似之處，然其中亦有一相異處深具意義。因為深愛基督，保祿受苦無怨無悔，不求報償；但是對哈魯特來說，「這片富饒大地的榮光與福祉」「化所有的艱辛為易事，所有的苦痛辛勞為甜美，所有的付出成為我珍貴的時刻」。對國家同胞的滿腔熱愛驅使哈魯特不眠不休得工作。

瑞特研究哈魯特和宗教的關聯，他曾在比《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更早的哈魯特的作品中發現許多哈魯特的反天主教理念。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哈魯特在序言中的立場。在他談到中世紀前往韃旦旅行的羅馬天主教士魯布魯克（William of Rubruck）和卡普尼（John of Plano Carpini）時，熱誠為他們辯護：

如果任何人竟然持有異議，認為他們（卡普尼和魯布魯克）有些什麼不可置信的關係時，首先，我要回答的是，對無知的人而言，很多真實的事情看來都不可思議。可是如果說其中果真有一些不可置

信的特殊之事，那我可以大膽為兩位教士說話，他們的特殊之事少而又少，若果有之，他們也不聲言在自己名下發生，而是來自他人的記述（1:1iii）。

在此，我讀出哈魯特的態度有種轉變，對羅馬天主教徒更具包容心，還帶有敬意。在他同時代的英國人中，有此勇氣為羅馬天主教徒說話的人並不多。然而，哈魯特認為羅馬西班牙天主教無敵艦隊之失敗和毀滅乃是上帝之手造成的。哈魯特的確相信上帝在人間事務中扮演的角色，隨後為序言做結時，他提到因為「上帝的旨意」，他也將完成新版的第二冊和第三冊。

第二版第二冊題獻給羅勃·西西爾爵士（Sir Robert Cecil）。此處，我們初見哈魯特的自我認知正在改變中。他在題獻者欄位中簽下「理查·哈魯特，傳道者」。打從一五八八年起，他一直擔任「Suffolk 一地的 Wetheringsett 教區牧師」，工作一如「一個虔誠的鄉下牧師，在助理牧師協助下執行所有教區職務」（瑞特 40）。想必是這份職位讓他有最深刻透澈的自我認知，意識自己終將是個徹頭徹尾的「傳道者」。在此篇序言中，他同時用熱誠的語調提及英國人的傳統天主教信仰，這項因素正足以說明英國人遠遊羅馬、耶路撒冷，甚至印度的偉大旅程，而這些旅程記述都將呈現在第二本冊書中。英國人的傳統天主教信仰隨後更促使英國國王和王子參加十字軍東征，付出「無比的熱誠、勇氣和機敏」，當然，其中一切，書中都會記載。哈魯特還進一步解釋，他提出這段歷史，為的是要鼓舞當前的世代。

哈魯特相信上帝帶領凡人，完成凡人事務。這種觀念仍然出現在獻詞中。他說他看到「全能的上帝打動了女王的心」，派出「一或兩千個她的子民」飄洋過海去擴充她的領土、豐富她的國庫、勸服許多異教徒領受基督的信仰。瑞特和其他評者皆已討論過這段名句，以證明哈魯特把宗教和帝

國主義合爲一談。我則認爲，與其說這段文字在開疆拓土和散播基督信仰間有何關係，不如說是哈魯特在此只是單純列舉他認爲重要的事；當然，二十一世紀的宗教人士或貿易人士少有人認爲這份舉列合宜。

哈魯特坦然接納羅馬天主教，此處更有一明證。他在本冊書中收錄澳門耶穌會士準備的一份文本。在獻詞中，他形容此文本爲「我們將要漸漸認識的那些地區（中國）最精確的（紀錄），內容爲拉丁文印成，地爲中國城市澳門，發表在中文報紙上，爲時在一千五百九十年…」根據此說法，哈魯特決心要在此冊中收錄有關中國的最好、最新的資料，那管資料來自羅馬天主教教士。可是，在這份獻詞中，至少哈魯特是小心翼翼不明確指出此份文本的天主教來源；當然，常識豐富的讀者顯然會知道澳門正是葡萄牙人的據點，而耶穌會士也在此工作。可是，我們不可或忘，哈魯特輯成的作品也得通過出版物檢查，因之他或許也非能全權決定何者列入何者不可，我們當然不能完全責成於他。

哈魯特也把第三冊題獻給羅勃·西西爾爵士，然而獻詞中很少提到和宗教有關之事，只簡單幾字帶過他一直忙於「自己的神聖職務」和國內事務，同時他又在題獻者欄位簽下「理查·哈魯特，傳道者」。

參考及引用書目

PRIMARY SOURCES

1580

“A discourse of the commodity of the taking of the Strait of Megellanus” MS

1582

Divers voyages touching the discoverie of America, and the Ilands

adiacent vnto the same, made first of all by our Englishmen, and afterward by the Frenchmen and Britons: And certain notes of aduertisements for obseruations, necessaries for such as shall heereafter make the like attempt, With two mappes annexed heereunto for the plainer vnderstanding of the whole matter. Imprinted at London for Thomas VVoodcocke.

1584

“A pariculer discourse concerninge the great necessities and manifold comodities that are like to growe to this Realme of England by the Wetern disoueries lately attempted.” Written for Walter Releigh. First published in 1877 as *A discourse on western planting*.

1587

A notable historie containing foure voyages made by certayne French captaynes vnto Florida. Imprinted in London for T. Dawson.
De orbe nouo Petri Martyris Anglerii Lediolanensis . . . decades octo . . . vtilissimis annotationibus illustratae . . . labore . . . Richardi Hackluyti.
Paris, ap. G. Aauray.

1589

The principall navigations, voi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made by Sea or ouer Land, to the most remote and farthest distant Quarters of the earth at any time within the compasse of these 1500. Yeeres: Deuided into three seuerall parts, according to the position of the regions wherunto they were directed. Imprinted at London by George Bishop and Ralph Newberry.

Modern edition: Rpt of Glasgow edition. Reprints of Economic Classic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9.

1598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iages, Traffiqves and Discou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made by Sea or ouer-land, to the remote and farthest distant quarters of the Earth . . .
Revised edition. Vol. One.

London. Imprinted at London by George Bishop, Ralph Newberie and Robert Baker.

1599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The Second Volvme of the Principal Naviagat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made by Sea or ouer-land, to the South and South-east parts of the World, at any time within the compass of these 1600. yeres Imprinted at London by George Bishop, Ralph Newberie and Robert Baker.

SECONDARY SOURCES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rmitage, David. "Literature and Empire." Canny, *Origins* 99-123.

Canny, Nicholas, ed. *The Origins of Empire: British Overseas Enterprise to the Clos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Vol. One of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Oxford: Oxford UP, 1998.

Lewis, C. S. *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excluding Drama.*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Oxford: Clarendon P, 1954.

Sampson, George. *Concis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Williams, Penry. *The Later Tudors: England 1547-1603.* Oxford: Oxford UP, 1998.

STUDIES ON RICHARD HAKLUYT

Parks, George Bruner. *Richard Hakluyt and the English Voyages.* 1928. Second edition. Ed. and Intro. by James A. Williamson. New York: Ungar, DATE?

Payne, Richard. *The Hakluyt Society, Annual Talk 1996: Richard Hakluyt and His Books.*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97.

Quinn, D. B., ed. *The Hakluyt Handbook.*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信仰和知識的里程碑：茲引理查·哈魯特的《英國主要航行、航海和發現記》為例 15

1974. 2 vols.

Quinn, D. B. and R. A. Skelton. "Introduction." *The principall navigations, voy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By Richard Hakluyt. 1589. Facsimile edition.

Watson, Foster. *Richard Hakluyt. Pioneers of Progress: Empire Builders*. London: Sheldon, 1924

Wright, Louis B. *Religion and Empire: The Alliance between Piety and Commerce in English Expansion 1558-1625*. Chapel Hill: U of North Carolina P, 1943.